

《蒙川遗稿》版本考辨及佚文补辑

丁治民, 封传兵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宋刘黻《蒙川遗稿》有三个版本: 四卷本两种, 即四库全书本和孙诒让校勘本; 十卷本一种, 即南京图书馆藏的清丁丙跋明抄本。本文考证《蒙川遗稿》的主要内容、三种本子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优劣, 同时在方志中辑得佚文《云门福地记》一篇。

关键词: 刘黻; 《蒙川遗稿》; 版本; 佚文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6-0023-04

《蒙川遗稿》, 宋刘黻撰。刘黻, 字升伯, 号质翁, 学者称蒙川先生, 乐清(今属浙江)人。生于宋嘉定丁丑(1217), 卒于南宋灭亡后的二王时期(1276)。早有令闻, 读书雁荡山中僧坊。理宗淳祐十年(1250), 年三十四, 以试入太学。时太学生伏阙上书攻丁大全, 首署其名, 追送南安军安置, 丁贬还太学。景定三年(1262)进士, 以对策忤贾似道, 授昭庆军节度掌书记。度宗咸淳二年(1266)召为秘书正字。三年, 迁校书郎^[1], 除监察御史。六年, 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七年, 召权刑部侍郎(《宝庆四明志》卷一)。累迁中书舍人, 吏部尚书。恭帝德祐初, 随二王入广。二年(1276), 拜参知政事(《宋史》卷四七《瀛国公本纪》), 行至罗浮, 以疾卒。谥忠肃^[2]。

刘黻少有志操, 刻励清苦以成其学。生平无他嗜好, 惟殚精竭虑于忠孝间。其所著述有《谏坡奏版》、《薇垣制稿》、《经帷纳献》和诗文若干卷, 二王航海时, 追从入广, 均挟以自随, 遂散落不复存。《蒙川遗稿》是经其弟成伯或得之断简残篇、或得之朋友记识哀聚而成(成伯序)。卷首有成伯序, 作于元大德辛丑(公元1301年), 又附录郑滁孙《朝阳阁记》一篇, 作于元大德末, 距“公墓三十余年矣”。朝阳阁, 乃刘黻山中读书之地。刘黻卒后, 旧宅尽毁, 惟朝阳阁尚存, 故刘黻弟成伯请同年进士郑滁孙记之。《宋史·刘黻传》云: “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孙诒让《蒙川遗稿跋》云: “刘忠肃《蒙川集》《宋史》本传及忠肃弟成伯序并作十卷, 今所传遗稿四卷乃明代广东左布政使永嘉阮存畊所辑刊本, 非足本。”“四库全书馆臣任讎者不守盖阙古义, 或以意为臠缀, 乃至改成伯序十卷之文以合今本卷数。”咸丰年间, 刘黻裔孙刘永沛等得传钞阁本, 以活字板印行, 又辑佚文六篇, 为补遗一卷。同治戊辰, 孙诒让道出甬东购得写本, 该本尚为阮编之旧。孙诒让尽依写本悉刊今本之讹, 并据阁本、活字本略为补正。此乃孙诒让校勘本。(永嘉丛书三十三, 光绪八年)因此, 关于《蒙川遗稿》卷数主要有两种: 四卷本和十卷本。四卷本有四库全书本和孙诒让校勘本, 十卷本仅有南京图书馆馆藏的清丁丙跋明抄本。

四卷四库全书本《蒙川遗稿》, 卷首的次序为提要、成伯序、《朝阳阁记》。卷一为古体诗,

收稿日期: 2007-03-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BYY053),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基金

作者简介: 丁治民(1969-),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汉语史教学与研究

五十四篇计八十一首；卷二为行、吟和五言律诗，行有三首，吟有九篇十一首，五律有八十九篇计九十二首；卷三为七言律诗和绝句，七律有五十四篇计五十八首，绝句有三十八篇计六十五首；卷四为赋、操、赞、铭和墓志铭，其中赋四篇、操一首、赞四首、铭二首、墓志铭三篇^[3]。

孙诒让校勘本与四库全书本的前四卷的篇目及次序基本上相同，所不同的有三：一是孙本卷首的次序为成伯序、《宋史》本传、提要、《朝阳阁记》；二是孙本把四库本的第三卷绝句中三首排放在卷二五律中，三首为《听松》、《同俞季渊访王脩斋遇雨次季渊韵》、《次酬五羊李子先见寄春叟》。三首均为五绝，而非五律。四库本的次序优于孙本；三是四库本卷四墓志铭仅有三篇，而孙本有四篇，是因为四库馆臣“于书末贾谿境墓志残缺不可读者，则径削之。”此乃四库馆臣“不守盖阙古义”之处。从保存原貌的角度，孙本胜于四库本。

孙诒让校勘本现存补遗八篇，前六篇为刘永沛所辑，分别为《望云寮记》、《论经界自实疏》、《上理宗皇帝书》、《奏明正学息异端不付外乞罢言职》、《谏游幸疏》、《庆元府劝农文》。后两篇为孙诒让所辑：一是据《逊学斋补录》而辑《九峰讲院记区士衡九峰先生集》，二是据李富孙《括苍金石志》而辑《顺斋先生王公墓志铭》^[4]。

十卷本《蒙川遗稿》为清丁丙跋明抄本，是南京图书馆的善本。十卷本其实就是在四卷的基础上再分卷，目次与孙校本大致相当，略有不同。卷首为成伯序、《宋史》本传、《朝阳阁记》；目录为：第一卷，古诗上。第二卷，古诗下。（第一、二卷相当于四卷本第一卷古诗）。第三卷，行（相当于四卷本第二卷的行、吟）。第四卷，五言律诗上。第五卷，五言律诗下（第四、五卷相当于四卷本第二卷的五言律诗）。第六卷，七言律诗（相当于四卷本第三卷的七言律诗）。第七卷，绝句（相当于四卷本第三卷的绝句，但《听松》等三首在第五卷五言律诗下）。第八卷，赋（相当于四卷本的赋）。第九卷，赞铭（相当于四卷本的赞、铭、墓志铭，但《贾谿境墓志铭》只有篇名，无内容，题后有注：以下蠹蚀不能录，俟有他本以待后日一字斋记）。第十卷，记序（包括两篇《云门福地记》和《集古文腹序》）；奏疏书启（包括《上郑纳斋丞相书》《奏明正学息异端疏》其实正文只有《集古文腹序》一篇题目，无内容）。

四库馆臣对刘黻道德文章的评价是：“黻危言劲气，屡触权奸，当国家板荡之时，琐尾相从，流离海上，卒之，抱节以死，忠义之气，已足不朽；其诗亦淳古淡泊，多规抚陈子昂体，虽限于风会，格律未纯，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别，下视方回诸人，如凤凰之翔千仞矣。”

我们认为四库馆臣对刘黻为人为文的评价是公允的。《明堂赋》、《望云寮记》、《上理宗皇帝书》、《梅使君守横浦擒寇闵雨》、《喜雨呈赵使君》、《庆元府劝农文》等表现了作者忠君忧民思想；《追和渊明贫士诗》、《和紫阳先生感兴诗》、《六友诗寄林景云留寿国林道初俞季渊》、《遂志赋》等反映了作者运用追念先贤、托物言志等方法体现自己安身立命之大节；《接家书》、《寄西弟》、《寄寿二亲》、《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志》等表达了作者思念亲人、为国事操劳而不能奉亲于膝下的遗憾；其他的主要是与友人唱和、写景娱志的诗作。

四库本、孙诒让校勘本和明抄本均有讹脱。四库本因无他本可校，因而讹脱较多，四库馆臣云：“惟传抄既久，文多讹脱，更无别本可校，为足惜耳。”而孙本悉依写本校正今本，并据阁本、活字本略为补正，所以总的可以说孙本的讹脱较四库本要少些，但分开说，前三卷诗四库本的讹脱多于孙本，而第四卷文孙本的讹脱又多于四库本。现略举一二：四库本，成伯序的最后一句“大德辛丑岁上元日弟应奎谨序”中脱“辛丑”二字；《朝阳阁记》中“其阳于宋嘉定丁丑遂生刘公讳黻”中脱“宋嘉”二字；七律《偶得》颌联“风无形迹通群窍，日有光明阻覆盆”的韵

脚“盆”讹为“盘”。因为“盘”与其他韵脚字“(安)难寒看”相押和谐。实际上,“覆盆”为固定词组,且该诗用韵不是以官韵,而是以方音入韵,在温州话中“盆”和“盘”与“(安)难寒看”相押是一样的和谐;七绝《寄寿二亲三首》之二首句“荣拜花封感圣恩”的末字“恩”讹为“主”。孙本,五律《次酬胡编校》颈联“斜阳浮野马,明月照栖禽”中“马”讹为“乌”;五律《寄云峰饶安国汝济》首联“千年古松树,树下两翁吟”讹为“千年古翁树,树下两松吟”;《明堂赋》“列虎贲之万骑兮,罗剑戟之百重”的“戟”讹为“子”;又“崇供御之敷纷兮,载馘珽而增华;整班卫而尽衢兮,皆安徐而不哗”的“华”讹为“光”等。明抄本与孙本和四库本各有异同,但与孙本相同的要多于四库本,亦举数例:五古《用韵酬胡编校》:“熙养匪丹汞,坤德明黄裳。”明抄本同四库本,“坤德”,孙本作“坤贞”;五古《避寇》:“野庐竞趋察,廛市争奔城。”明抄本同四库本,“趋察”,孙本作“趋寨”;五律《闲步》:“语简反疑傲,诗枯亦近骚。”“亦”,明抄本同孙本作“或”;七律《梅花》:“时人却拟调羹手,到底调羹不似闲。”“却”,明抄本同孙本作“都”;绝句《寄西弟》:“手栽门户新杨柳,试问春风长几枝。”“门户”,明抄本同孙本作“门外”;《明堂赋》:“皇鉴哀于下民兮,属万物之最灵。”“哀”,明抄本同孙本作“衷”;《遂志赋》:“我思羲虞以抵汉唐兮,胎理乱以多涂。”明抄本同四库本,“胎”,孙本作“昭”,又“梦彭咸兮情靡,他问詹尹兮卜若何。”“情靡”,明抄本同孙本作“神靡”。

另在其他一些文集和地方志中也收有刘黻的诗文数篇,现亦不惮烦琐,一一叙述于下。

《两宋名贤小集》卷三六二中收有刘黻诗九篇,分别为《和文公感兴诗六首》(按:即《和紫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中之一、之三、之十、之十一、之十二、之十三)、《和渊明贫士诗七首》、《太玉洞听琴》、《过柘溪得西字》、《朝廷求经明行之士,蜀人杨时发当其选,以贱名荐,或谓求之,因纪此》(按:即《前庠两学录罢职,公堂求经明行修之士充员,时蜀人杨时发当其选。杨君以贱姓名荐,或谓余,求之蜀人董口行。越人俞季渊、永嘉陈行之咸以为不然,余亦自信。而记以诗云》)、《夜气》、《横浦有感》、《赋望云》(按:云后阙寮字)和《访西湖》。

《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十八收刘黻疏二篇:《上理宗皇帝书》、《谏游幸疏》。

《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乐清县志》卷二收《朝阳阁记》和刘黻的诗文五篇,《云门福地记》、《哭汤艺堂先生》、《贾谿境墓志铭》、《故友林道初察推墓志铭》、《母昌元郡太夫人解氏墓志》。

《蒙川遗稿》活字本卷首有林大椿序文一篇,孙诒让校勘本《蒙川遗稿》卷首未见,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二十三《刘氏黻蒙川先生遗稿》的第二篇即为林大椿序文。

《全宋诗》卷三四二二为《刘黻诗》三卷。包括《蒙川遗稿》诗三卷及第四卷中的《横浦操》一篇和《四先生象赞》四首。《全宋诗·刘黻诗》是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蒙川遗稿》为底本,校以清丁丙跋明抄本。《全宋诗》只是把明抄本中的异文附于后,未作取舍^[5]。

在上述三个版本中,仅南京图书馆的十卷本《蒙川遗稿》第十卷“记序”中有《云门福地记》,但也只有目录,没有文字。我们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乐清县志》卷六中辑得佚文《云门福地记》^[6],该记文又见于《光绪乐清县志》卷二,但脱文较多。

《乐清县志》卷六《古迹·福地·云门福地》:“在县治东隅澄清坊里,宋绍兴中,邑令王传搜访,作亭于县东南隅,乾道中,县丞洪葳欲改旧址,夜梦羽衣伏谒,称云门观道士,觉而异之,遂不复改。记文:宋秘书省正字刘黻记。”全文如下:

县福地曰云门,界園闾区中,东侵西轶,蕪而不治者,几寒暑矣。少府俞君道明摄

县事，首访民瘼，且知兹土。不克复其旧者，势家轧之也。俞君曰：“夫既谓之福地，则亦一邑之民之望也。长民者不以怵而沮，则以懈而置，夫奚取？”遂按图经，发蕃启而尽得之。周以垣墉，揭以门扁，而求记于余。

嗟夫，福地之说，不经见道家者流，有所谓洞天福地，云门其一也。福地以云门名，乐成之得名仿此欤？按《周礼》：“云门，黄帝之乐也。”云者，天之施；门，名其所出，所以形德也。邑以乐著者以云门，虽然邑之福系乎长民者之官，福地特其寓耳。鸾集其庭，蝗不入境，岂地云乎哉。有贤令尹心乎予其民，不畏强御，不憚劳动，苟有以福吾民，则其身婴其衝而不暇顾，推是心以往，是即福地也。

易之作乐于豫，顺以动民，乐以悦民，顺民而动，悦莫大焉。孰谓云门之为乐不根抵此哉？气伸则民舒，气郁则民悴。民舒，福也；民悴，祸也。是所谓以福地为福，余不敢自诡。因福地之沦于无而能还其有，是所以伸民气也，是心足以福天下矣。长民者其懋之哉。咸淳二年五月八日记。

参考文献

- [1] 佚名(张富祥点校). 南宋馆阁录续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18.
- [2] 脱脱. 宋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118.
- [3] 刘馥. 蒙川遗稿[A]. 见: 四库全书(1182册)[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639-688.
- [4] 孙诒让. 温州经籍志[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6-9.
- [6] 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0678-40731.
- [6] 永乐. 乐清县志[A]. 见: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C].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1. 18.

A Textual Research into *Mengchuan's Posthumous Manuscript* with an Addendum

DING Zhimin, FENG Chuan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re still exist three versions of *Mengchuan's Posthumous Manuscript* edited by Liu Fu in Song Dynasty. Two of them consist of four volumes each, namely, Siku Quanshu(meaning “Four Treasuries”) and the version proofread by Sun Yirang; the third 10-volumed hand-copied one left over from Ming Dynasty is stored in Nanjing City Library, with an epilogue written by Ding Bing in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book,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vers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sides, an addendum entitled Notes of Yunmen, a Happy Place was found in a gazetteer and added here.

Key words: Liu Fu; *Mengchuan's Posthumous Manuscript*; Edition incomplete; Addendum

(编辑: 陈增杰)